攈經室集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揅經室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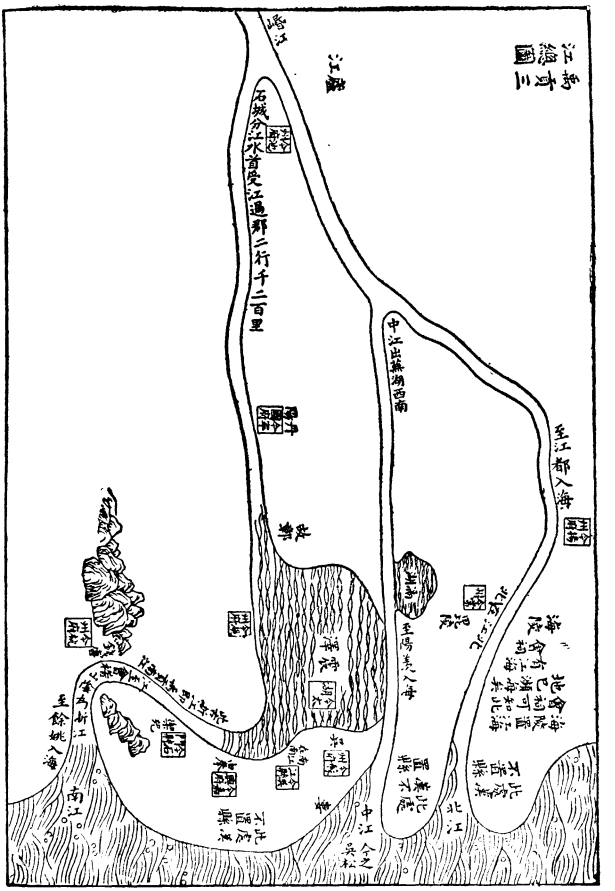
阮元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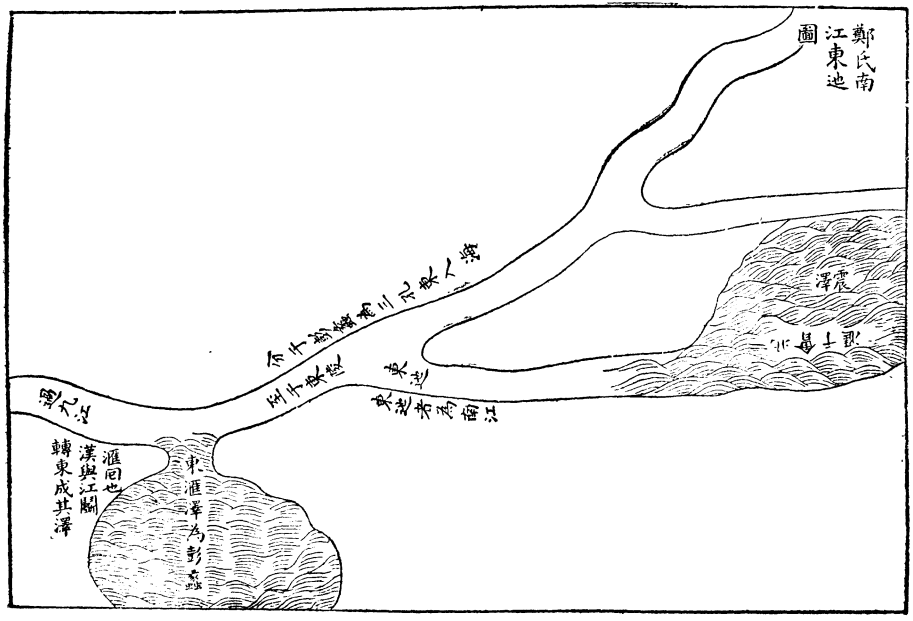
揅經室一集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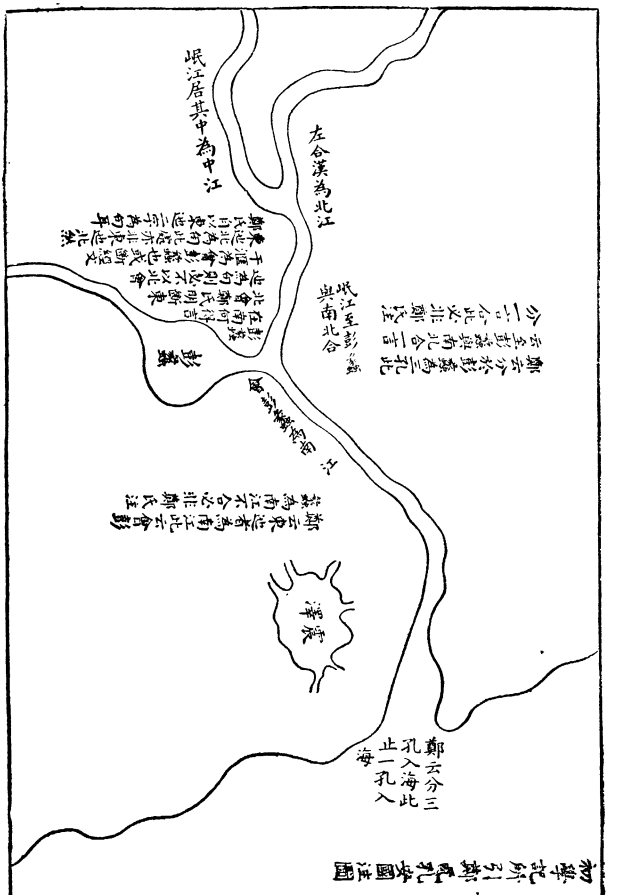
浙江圖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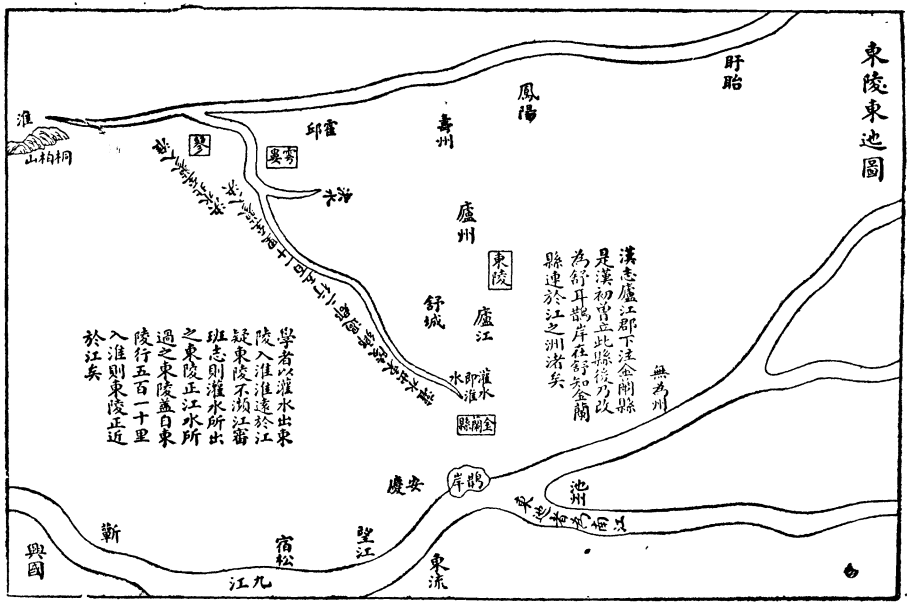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者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間者屢矣登靖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指之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即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塘棲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即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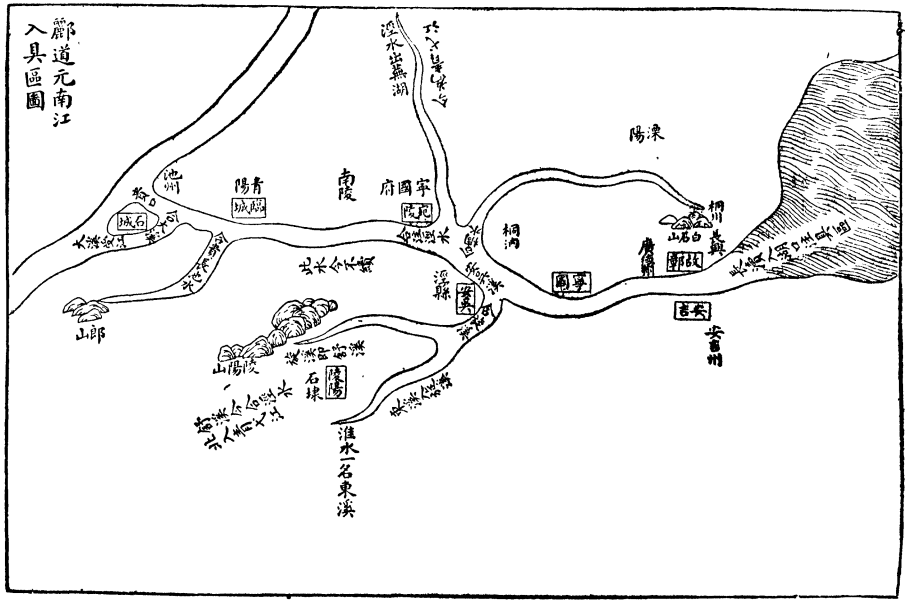
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眞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於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翅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浙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尚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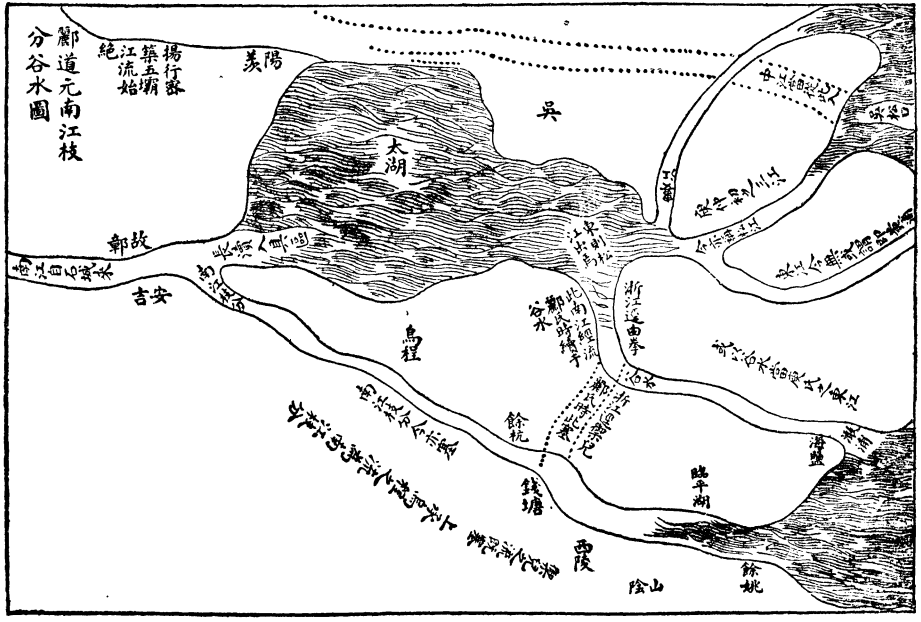

三江既入
三江
江源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通舸二行千二百里
中江出幕湖西南
至江都入海
至陽羨入海
北江
中江今之吳松
南江
至餘姚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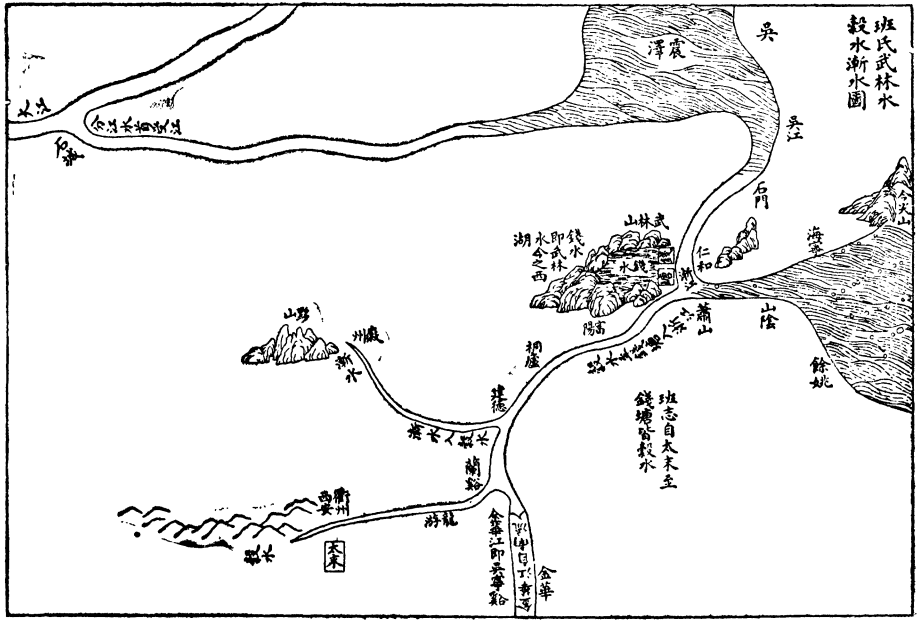

鄭氏南江東迆圖
震澤
江
東
彭蠡
匯同也
漢與江關
轉東成其澤
東匯澤為彭蠡


禹貢山水圖
鄭云分三孔入海此止一孔入海
左合漢為北江
岷江居其中為中江
岷江至彭[illegible]與南北合
彭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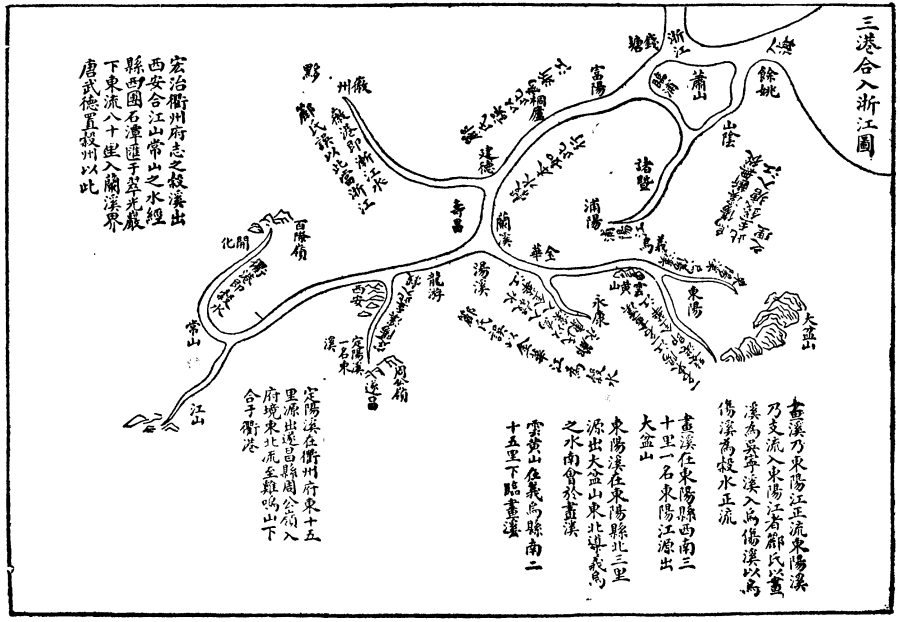

東陵東地圖
肝眙
鳳陽
壽州
霍邱
淮
桐柏山
夥
寿春
廬州
東陵
舒城
廬江
淮水
即淮水
金蘭縣
無為州
池州
安慶
鵲岸
巢湖
宿松
望江
東流
九江
興國
漢志廬江郡下注金蘭縣是漢初曾立此縣後乃改為舒耳鵲岸在舒知金蘭縣連於江之洲渚矣
學者以灌水出東陵入淮淮遠於江疑東陵不濱江審班志則灌水所出之東陵正江水所過之東陵蓋自東陵行五百一十里入淮則東陵正近於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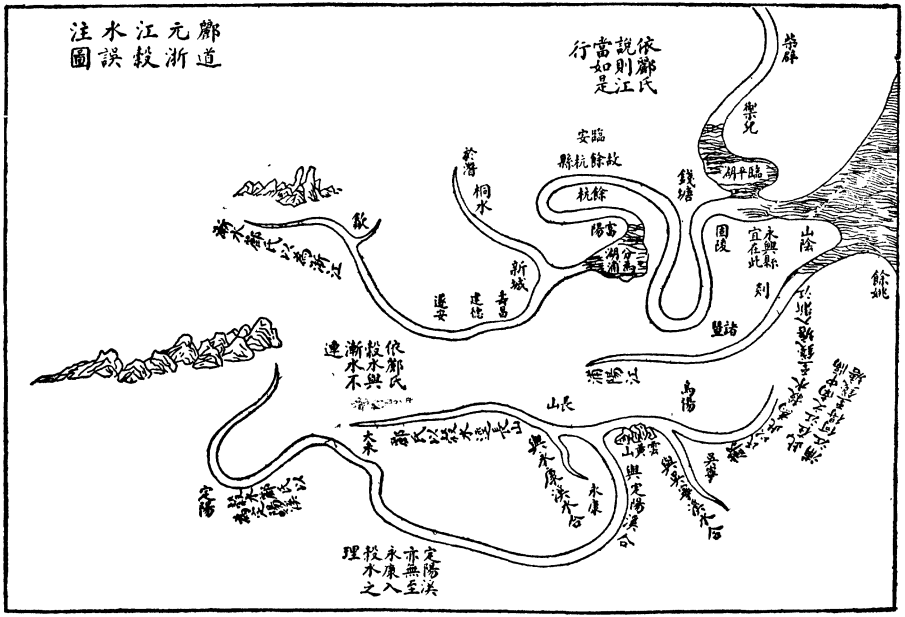

鄧道元南江入具區圖
池州
青陽城
南陵
宇國府
銅陵
桐汭
寧國
安吉
安吉州
山陽
淮水一名東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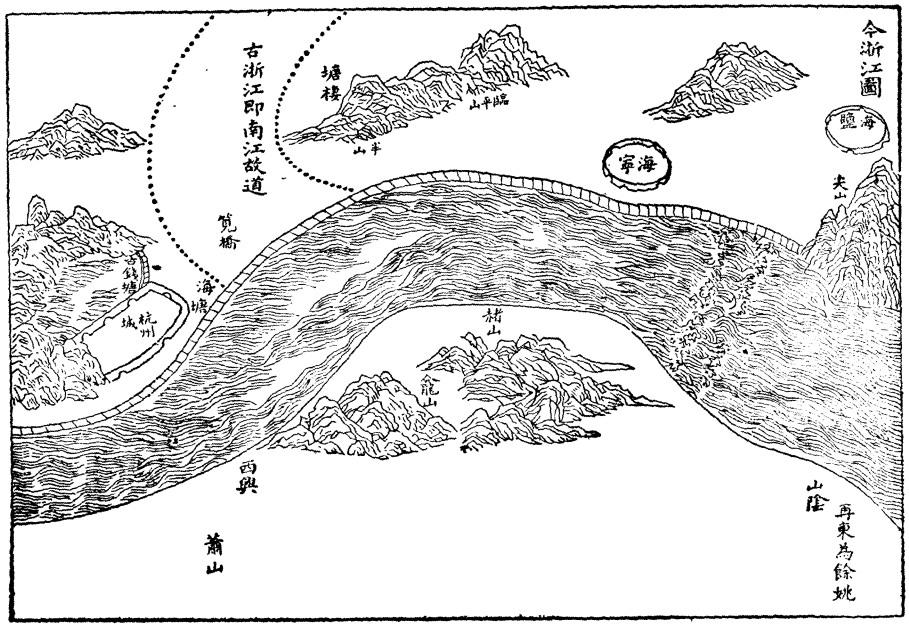

酈道元南江枝分谷水圖
揚行溪
箬五塘
江流始絕
陽羨
吳
太湖
故郭
安吉
烏程
餘杭
錢塘
臨平湖
西陵
山陰
餘姚
浙江逆流
浙江
海鹽


班氏武林水
穀水漸水圖
震澤
吳
吳江
石門
海寧
仁和
錢塘
武林山
錢水即武林水今之西湖
山陰
蕭山
餘姚
浙江
桐廬
建德
蘭溪
龍游
金華
金華江即婺溪
班志自太末至錢塘皆穀水
太末

中國山川圖說　卷十二


三港合入浙江圖
浙江
錢塘
海
餘姚
蕭山
富陽
紹興府
山陰
諸暨
浦陽
蘭溪
嚴州府
建德
壽昌
金華
義烏
東陽
永康
湯溪
龍游
西安
衢州府
常山
江山
開化
白際嶺
大盤山
畫溪在東陽縣西南三十里一名東陽江源出大盤山
東陽溪在東陽縣北三里源出大盤山東北過義烏之水南會於畫溪
雲黃山在義烏縣南二十五里下臨畫溪
畫溪乃東陽江正流東陽溪乃支流入東陽江者鄒氏以畫溪為無寧溪入烏傷溪以烏傷溪為故水正流
宋治衢州府志之故溪出西安合江山常山之水經縣西國石潭匯于翠光巖下東流八十里入蘭溪界唐武德置故以此
定陽溪在衢州府東十五里源出遂昌縣周公領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于衢港


酈道元浙江水注訛校圖
依酈氏說則江當如是行
蕭山
臨安
故錢塘縣
於潛
桐水
錢塘
杭縣
富陽
分為二湖
新城
壽昌
建德
遂安
歙
山陰
永興縣宜在此
剡
固陵
餘姚
諸暨
依酈氏說水無漸水不連
上虞
南陽
大末
定陽
永康
定陽浦無至永康入浙水之理


今浙江圖
海鹽
海寧
大山
古浙江即南江故道
塘棲
臨平山
半山
賀橋
海塘
古錢塘
杭州城
赭山
龍山
西興
蕭山
山陰
再東為餘姚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尚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孔傳以既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恉。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恉也。又鄭氏注東迤北會于匯。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迤爲句也。

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閒有依地說不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逃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逃。（逃字解見說文。）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逃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即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

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同上蓋脫不字。）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水經注。詳在後。）

韋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韋昭庾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卽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尙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

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泠之說。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錯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庾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庾仲初之三江夫庾氏之說三工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眞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志未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竝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眞即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既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眞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眞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即指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爲分矣眞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東迤北經非以東迤爲句也蓋斷東迤爲句則必北會連東迤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眞爲鄭注可據也彼以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迤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此章句。卽令經文可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曰東迤者。不曰東迤北者。於此而仍據爲眞鄭注。不亦偵乎。然則可斷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同。一也。北會於滙。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眞僞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迤爲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

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肊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敍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

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己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迆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至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敍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朏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眞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

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鄭矣。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繹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幷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敍。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眞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竝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

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朏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譌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瀹氏道．

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卽用職方氏之說．亦卽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也．胡朏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朏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江之枝流．然酈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吳南之水．而不以歷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以詆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瀹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

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塘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酈氏所敍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黟中漸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鎭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敍北江止於毗陵敍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

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尚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朏明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朏明始也。

丹陽郡　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卽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未譌成浙也。

會稽郡　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浙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

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盆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浙乎顧氏謂穀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里至錢塘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

元案武林水卽闕駰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

凡記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淸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也。

江。〔說文解字〕水出蜀湔氐徼外嶓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嶓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嶓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

之也。又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此言亦本於說文。

漸。

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浙之次於江。猶沁之次河、漢之次濰也。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明矣。

逌。

衺行也。从辵。攸聲。夏書曰。東逌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逌則同。鄭訓逌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衺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滎曰溢南江曰逌。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爲匯。滎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逌足以當之。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逌。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竝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漢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逌乎。且導漾既云東匯澤爲彭蠡。

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屬之既屬於導漾不必又復敘於導江沇之會於汶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澶會於涇汶非沇所成泗非淮所成澶與涇非沂渭所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既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迤同於東匯所異者迤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迤今以東匯澤爲彭蠡卽是東迤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匯字雖同而恉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鬬則禹貢分敍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迤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敍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迤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迤者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江則東迤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東迤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揅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歙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此爲

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尚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

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卽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靳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

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鵲岸。杜預曰。縣有鵲尾渚。然則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鵲州。卽鵲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正實指至此東迤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迤。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迤。卽石城分水何疑。

沔水篇

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

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淸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饋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饋口欲

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樸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遺。蓋既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樸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賞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

山。會石埭太平旌德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婁瀼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崎湖。其北爲北崎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敍。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

谿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鎭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余谿嶽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鎭浦合漳水爲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硊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寶有泉涌出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則南江旣湮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青弋江然舒谿涇水之閒南江故道尙可迹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

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箬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迹。全氏祖望謂鄮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鄮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今水經注無此語。）滆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

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滆湖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浙江逕禦兒詳見後。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紛繁。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滆湖而出滆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滆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酈氏敍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淞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敍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即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澉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朏明謂餘杭即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元案酈氏敍南江自石城至餘姚歷歷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夷中

元案酈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攷遂仍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駰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歷黟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酈氏誤爲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嶮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弟

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既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漸江。不敍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間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既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駮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涇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

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酈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閒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酈氏所云浙江正穀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

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既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以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柰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谿。亦曰穀谿。又東北歷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陵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

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卽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旣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爲吳寧谿入穀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唐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水矣。烏傷谿源出大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唐。旣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酈氏敍之。又由烏傷歷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巡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南江。而羼入漸江水下之敍浙江。肊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

爲穀水。下自餘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已中寒爾。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謂之柤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愼晉灼竝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酈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敍浦陽江與今合。前敍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

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闔閭傷將指。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

杜預注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檇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韋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韋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以上皆吳語

韋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韋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

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韋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末字之訛。

是故敗吳于囿。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歷嘉興石門矣。吳越之疆界既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檇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檇李。是檇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闔廬傷足。卒于陘。去檇李七里。此已爲吳境。闔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

之于江而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不遠至檇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歷石門嘉興、而至吳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檇李。亦由南江上泝至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闔閭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寒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闔閭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爲吳越分疆。可以歷歷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鄞、富春、冶、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

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以上皆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囿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畛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惜圍陽冥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于越南夷之民。

元案此亦古之江通于湖之證

〔越絕書〕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由拳縣柴辟故就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檇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檇李今爲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元水經注敍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檇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江乃令于中軍銜枚趨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趨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囿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檇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敍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竟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

句踐旣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閶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

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幷天下以爲鄣郡

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即南江故道也

上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荆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迤爲南江秦皇于此亦東迤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

陵。晉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句溪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舉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卽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卽由吳縣南而歷由拳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遡穀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卽武林諸山之泉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卽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皋亭山之閒。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纜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粱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邇言可察。故迹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

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恝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檇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

以駮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駮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卽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攈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蓋即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筧浦。以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筧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厤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筧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筧浦卽今筧橋筧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厥烏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纏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尙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覬于曾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唐。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圩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迹尙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眞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筧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此見傅氏禹眞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尙足

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荊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閒。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經既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

東江東南爲谷水、卽今松江東盧灘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諏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吳江。尙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敍說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閒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

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敍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屬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尙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濱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繁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涸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既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歙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此正

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荆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漾之中江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屬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

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唐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至西泖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即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即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即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弟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即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

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屬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荊谿。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敍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瀆入具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壅塞。厥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衰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

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仞鄭注。而不能辨其眞僞。遂至詆班志三江。而以爲皆北江之枝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東迤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太郭璞記。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東迤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迤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州之內。其山鎭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卽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

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即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尚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即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海北。即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即廬江之源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傅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江水巡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沔水篇以立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域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既如是。則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卽本以注禹貢。何得如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耶。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唐乃有浙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辯〕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尚書。

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實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辯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眞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考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

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閒。爲由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旣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尙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隔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具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

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閒也。許愼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闞駰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厥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三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既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固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衰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目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傅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

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漁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迤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眞可爲學者法余既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譌以誣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眞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即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

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滌唐宋以來諸謬說．故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